

德国快讯

2016年第14、15期·总第662、663期

同济大学德国学术中心·德国问题研究所·《德国研究》编辑部

本期主要信息

政治动态

焦点之一：德国暴恐事件与内部安全

- 德国七月系列暴恐事件背后的“伊斯兰国”黑手
- 评论：德国反恐所犯的错误
- 默克尔的支持度暴跌
- 德国上半年拒绝入境人数大幅增长

焦点之二：土耳其政变与德土关系

- “德国内部的土耳其风险”
- 土耳其政变引发德国双重国籍争议再起

其他

- 联邦议员履历造假丑闻冲击德国政坛

技术与经济

- 被动式节能房屋神话破灭？
- 法兰克福股指创年内新高
- 德国银行在欧洲银行疲劳测试中严重落后

热点透析

- 德国的“暴恐七月”与政治的进退失据

焦点之一：德国暴恐事件与内部安全

2016年7月将以系列暴恐事件进入德国历史：18日，维尔茨堡；22日，慕尼黑；24日，安斯巴赫；同日，罗伊特灵根。手段：斧砍、刀劈、开枪乱射、引爆自制炸弹；目的：滥杀无辜，制造恐慌（详见本期“热点透析”的专稿分析：《德国的“暴恐七月”与政治的进退失据》）。凶手动机何在？德国政府和社会如何应对？德国主流纸媒和电子媒体近期大幅度聚焦暴恐事件以及对暴恐事件原因和后果的反思。本刊特对此进行重点介绍。

德国七月系列暴恐事件背后的“伊斯兰国”黑手

《明镜》周刊8月6日第32期讯 “伊斯兰国”的联系人帮助德国的作案凶手筹划恐怖袭击。

安斯巴赫和维尔茨堡的凶手在作案前与据析是“伊斯兰国”的成员多次联系，而且呼叫了多个电话号码，其中包括在沙特阿拉伯境内的号码。这是德国有关部门在分析所掌握的凶手网上聊天记录后得出的结论。

维尔茨堡的凶手利亚兹·可汗·阿赫玛在（Riaz Khan Ahmadzai）可能是阿富汗人，他7月18日在列车上用斧头和刀致数人重伤。他在作案前留下的遗言是：“我们天堂再见。”在网上聊天记录里，一名“伊斯兰国”的联系人建议这位17岁的少年开车撞向人群。阿赫玛在拒绝这么做，称自己没有驾照。他宣布自己将登上列车，攻击最先遇到的乘客。

安斯巴赫的凶手穆罕默德·达里尔（Mohammed Daleel）来自叙利亚。有关部门认为，达里尔7月24日致自己死亡属于意外事故。他本应把装满自制爆炸物的双肩背包放置于参加音乐节的人群中，从远处引爆。在他行凶之前，他的聊天对象要求他对爆炸和爆炸后的场面进行录像，并把录像文件寄给“伊斯兰国”。然而爆炸物显然提前发生爆炸，致达里尔本人死亡，并炸伤另外15人。聊天记录并且表明，达里尔在这次作案后还要进行更多的袭击。他在表白录像中以蒙面形象示人，以及侦查人员在他的住处发现了更多制造炸弹的材料等均说明了这一点。

评论：德国反恐所犯的错误

《法兰克福汇报周刊》8月12日第33期讯 我们很难判断德国安全部门防范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工作是否有效。但是，近期巴伐利亚发生的系列袭击事件可以视为警方的失职，因为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可以看到其他西方国家是如何阻止极度暴力倾向者实施暴行的。当然我们也发现，成功阻止具体的袭击计划也需要运气。我们的检察官和警方显然还没有找到完美的方法。不过，只要开放的社会不愿意放弃自己所享有的自由，也许就不存在所谓的完美方法。

但是，有一点应该是越来越显见了：德国反恐部门在过去数月中一直坚持两个颇为可疑的假设。假设之一：难民所带来的威胁不值一提。我们在柏林长期以来一直听人如此分析：“伊斯兰国”根本不需要利用难民潮，因为它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可以堂而皇之地让自己人用假身份证件坐飞机前来欧洲。假设之二：危险首先来自所谓的“独狼”，

即那些多多少少走上自我激进化道路的年轻男性。在我们了解了维尔茨堡和安斯巴赫的情况之后，这两个假设都被已被证伪了。种种迹象表明，“伊斯兰国”利用个别庇护申请人充当类似特工的角色，有目的地利用他们在欧洲进行袭击。这实际也不是什么令人吃惊的发现，因为大家早就知道“伊斯兰国”的领导成员内有前伊拉克情报机构的官员。

从根本上说，这并不是坏消息。所谓的“独狼”虽然已经让公众东猜西猜很久了，但是实在很难发现。而按照情报部门的模式打造的地下组织，可能会更容易对付：首先使用情报部门的手段，当然也要使用警方手段。关键问题是，德国存在不存在政治意愿，赋予安全部门以必需的权限。如今到了大家在讨论内部安全时正视这些问题的时候了。

默克尔的支持度暴跌

本刊综合 N24 新闻网站 8 月 4 日、德国电视一台“每日观察”8 月 5 日讯 难民政策导致怨声载道、支持度连连下跌、对其工作不满程度日益增高：默克尔总理在“德国趋势”中得分甚低。就连联盟党党员也只有少数人支持她的政策。她的政治对手的支持度却大幅度提升。

在安斯巴赫和维尔茨堡发生伊斯兰主义动机的暴恐袭击事件后，默克尔总理以及她的难民政策获得的支持度大幅下跌。在民调机构 Infratest Dimap 为《世界报》和德国电视一台“每日观察”所做的“德国趋势”调查中，默克尔的个人受欢迎程度跌到第 6 位。只有 47% 的德国人对她的工作表示满意——这一数字在 7 月份为 59%，去年 4 月份甚至为 75%。

这一数字是本届政府就职以来的第二低值。而她在联盟党内的对手、巴伐利亚州州长泽霍费尔（基社盟）的支持度则从 7 月的 33% 上升为目前的 44%。

支持度超过默克尔的政治家依次为：外长施泰因迈尔（社民党，71%）、财政部长朔伊布勒（基民盟）、内政部长德迈齐埃（基民盟）、巴符州州长克雷奇曼（绿党）、绿党主席厄兹德米尔。

只有 34% 的德国民众对默克尔的庇护和难民政策表示满意，而这一数字在 7 月份还是 42%。几乎三分之二的受访者（65%）对默克尔的难民政策表达了“不满”或“彻底不满”。在这一点上，只有绿党的支持者还多数支持默克尔（60%）。

联盟党支持者中超过半数（52%）拒绝默克尔的庇护和难民政策。社民党、左翼党和自民党的支持者拒绝比例数更高，分别为 62%、69% 和 74%。德国选择党的同情者百分之百拒绝默克尔的难民政策。

对联邦政府政策的总体满意度也比 7 月降低了 4%，仅剩 41%；而不满程度则上升了 3%，达到 55%。

多数德国民众对于一年多以来联盟党内的基本路线之争持批评态度，基民盟和基社盟的分歧尤其体现在难民政策上。近三分之二的受访者指责基社盟把政党利益置于政府成功之上。

与此同时，40% 的民众同意基社盟“对默克尔总理采取非常有进攻性的立场”。九成以上民众认为联盟党应该着力共同解决问题，而不是公开争执。

此次调查显示：联盟党的走弱趋势已经波及了党主席默克尔，民众认为她本人需要为此负责。她在过去几年中积累起来的政治资本如不可替代、值得信赖等正在逐渐流失。如今，失去安全感和信任感的情绪正在蔓延，而且是指向默克尔。面对民众的不安，财政收支平衡、最为亮丽的上季度劳动市场形势等成绩都派不上用场，就连大幅提高退休金、引入育儿费和最低工资也没用。难民这件事可能还是超出了她的掌控。简单说来：

我们做不到，她也做不到。

德国上半年拒绝入境人数大幅增长

《时代》周报网8月9日讯 德国的边境已经成为寻求庇护者的障碍。一份报告表明，德国2016年拒绝入境的人数较上一年度大幅增长。

《新奥斯纳布吕克报》日前援引左翼党向联邦议院的询问，称2016年前半年共有13324人在德国边境或机场被拒绝入境。这意味着同比增长50%。2015年同一时期只有8913人被拒绝入境。2015年9月，德国联邦政府面对来势汹汹的难民危机，重新引入了边境检查措施，尤其是在德国-奥地利边境加大了检查力度。在德奥边境，今年上半年就有10629人被拒绝进入德国。被拒绝入境的人几乎四分之一来自阿富汗，接下来居多的是叙利亚人和伊拉克人。

但是，被允许进入德国的难民还是多于被拒绝的。《南德意志报》援引内政部的消息说，今年7月抵达德国的难民约有1.6万人。而去年11月则高达20万人。今年上半年，强行遣返的人数也增加了。内政部称，德国在今年前6个月内共强行遣返了13743人，多数是通过飞行路线遣返。德国2015年全年共遣返20888人，2014年遣返10884人。按照内政部的说法，超过75%的遣返目的地为巴尔干西部地区。

左翼党批评了严苛的边境政策。“这些人因为无望而离开德国：避难申请过程长达数年，（提供给避难申请人的）德语课程短缺，或者家庭成员被拒绝前来团聚”，左翼党联邦议院党团内政事务发言人乌拉·耶尔普克（Ulla Jelpke）说。如果德国政府把他们送回伊拉克或阿富汗，就是不负责任的行为。

焦点之二：土耳其政变与德土关系

“德国内部的土耳其风险”

《法兰克福汇报》8月2日讯 科隆集会的组织者付出了双倍的努力：首先，他们在分发土耳其国旗的时候也分发了德国国旗，播放完土耳其国歌之后也播放了德国国歌；其次，这次集会试图给人留下的印象是社会各界的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土耳其的政变企图。但是，这一切并不能遮掩如下事实：虽然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公然展示其强权手腕，但参加集会者却仍旧不加批判地为之欢呼——或者恰恰因为如此才为之欢呼。这些人更视自己为土耳其社会、而不是德国社会的一分子，他们更关心土耳其政治，而非德国政治。

崇拜埃尔多安的首先是第三代土耳其人和土耳其裔。他们的德语比土耳其语流利，他们更愿意在德国、而不是在土耳其生活——但是他们所认同的仍旧更多是埃尔多安和他们先辈的国度。因为他们在德国觉得自己是二等公民，但是埃尔多安给了他们崭新的自我价值感。对于移民第三代的青少年来说，埃尔多安很“酷”。因为他克服一切障碍获得了成功，而这些青少年认为他们在德国被剥夺了成功的权利。这样一来，埃尔多安就可以通过他们影响德国的氛围。

这一代人高举的是土耳其国旗，而不是德国国旗。德国社会犯过错误，比如在融入政策方面——这一概念才有十来年的历史。但是更多的错误是土耳其犯下的。因为土耳其的清真寺宣导的、家庭里口耳相传的民族主义就像毒药一般阻碍着土耳其人在德国的融入。结果就是：土耳其人在这个社会几乎不扎根。这里存在着风险。因为土耳其是一个深度分裂的国家，而土耳其所有的意识形态思潮也都存在于德国。土耳其人可以随时

发动他们在德国的支持者——灰狼党，库尔德工人党，以及眼下让我们度假也不得安宁的埃尔多安的正义与发展党。土耳其总统手里掌握的德国杠杆比德国对土耳其的影响要大得多。土耳其如今表现出来的仇恨和恐惧就这样来到了德国。我们很有可能一直低估了我们社会中潜在的土耳其冲突。

土耳其政变引发德国双重国籍争议再起

本刊综合《明镜在线》8月4日和5日、《法兰克福汇报》网络版7月29日和8月10日、《日报》网络版、黑森广播电台网站、《焦点》网络版、《南德意志报》网络版8月10日讯 联盟党背景的内政部长正在计划推翻施罗德领导的红绿联盟政府最重要的改革措施之一：双重国籍。同时，德国媒体和公众在土耳其政变、尤其是科隆7月31日支持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5万土耳其人集会之后，重新就双重国籍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在土耳其镇压了未遂政变之后，高涨的民族情绪浪潮也席卷了很多德国土耳其人。数万人在科隆集会，支持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日趋独裁的路线，欢呼后者为“我们的总统”。德国土耳其人觉得自己究竟忠于哪个国家呢？土耳其？还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这种想法基于以下出发点：“认同”是一场零和游戏，每个人只能对一个国家表达爱国和忠诚之情。但是如何衡量忠诚呢？《明镜在线》首先回顾了一下德国双重国籍的历史渊源和现状。

在2000年之前，德国施行的是1913年制定的《国籍法》，以血缘作为确定德国国籍的原则，即父母双方如有一方为德国籍，则孩子拥有德国国籍。申请入籍者必须在德国居住满15年。

2000年，社民党和绿党联合执政的联邦政府对《国籍法》进行了增补：只要父母有一方已在德国生活了8年以上而且有无限期居留权，那么孩子就获得德国国籍。入籍申请的条件也降为在德国生活8年。2008年，入籍条件增加了德语语言水平证明和入籍考试。相反的情况是：德国公民一旦取得了他国国籍，一般自动失去德国国籍。尽管如此，一人拥有双重甚至多重国籍在德国属于常见现象。

那么，在德国生活的土耳其人究竟拥有什么样的国籍呢？土耳其人如果在取得德国国籍的同时想保留土耳其护照，则必须证明放弃土耳其国籍会导致在土耳其境内遭到不可承受的负面待遇。在过去3年中，每年均仅有17%的土耳其人在入籍时选择保留土耳其国籍。2015年有19674名土耳其人获得德国国籍，其中3448人保留了土耳其国籍。

德国2011年人口普查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查清了德国人拥有双重以上国籍的情况：截至2011年5月9日，近430万德国人拥有双重以上国籍。其中69万德国人同时拥有波兰国籍，57万德国人同时拥有俄罗斯国籍，53万德国人同时拥有土耳其国籍。与此同时，还有150万在德国生活的土耳其人没有德国国籍，另有约80万土耳其裔仅拥有德国国籍。目前，在德国生活的土耳其人近五分之一拥有双重国籍。

从政治参与的角度来看，拥有双重国籍的德国土耳其人既可以在德国投票参加选举，也可以在土耳其参加选举。2015年土耳其总统大选时，在德国生活的57万土耳其选民有59.7%投票支持土耳其的执政党正义与发展党，而在土耳其国内，执政党也只不过获得49%的选票。这是土耳其执政党在所有欧洲国家的土耳其人中获得的最好结果。其中并不清楚的是，究竟有多少土耳其执政党的支持者同时也拥有德国国籍？

土耳其总统在粉碎政变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肃清政变直接参与者与所谓的支持者，总统埃尔多安一再提出重新引入死刑对付叛国者的话题。在科隆集会上，土耳其人也顺

应埃尔多安，高呼土耳其引入死刑。这在欧盟、尤其是德国看来，显然已经与民主和法治的轨道渐行渐远。德国著名的左派新闻出版人雅各布·奥格施泰因（Jakob Augstein）在《明镜在线》撰文直接表达了正在为来自伊斯兰国家的难民潮、外部和内部安全等问题头疼不已的德国的焦虑：这些拥有双重国籍的德国人呼唤独裁政权？“双重国籍曾经是一项进步的事业。这是个错误。”

奥格施泰因指出，上世纪 90 年代红绿政府提出双重国籍动议的时候，基民盟、尤其是黑森州州长罗兰·科赫（Roland Koch）所代表的保守阵营一直对此攻击不断，称“一仆不能二主”，即一个人不能同时效忠两个国家，双重国籍阻碍了移民融入德国社会；而左派则称：人不是仆，而是主！但是，奥格施泰因问道，一个人能同时做两个主人吗？以土耳其和德国为例，当这两个国家的“利益、目标和原则”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的时候——这也是基民盟主席团成员延斯·施潘（Jens Spahn）7 月 29 日质疑双重国籍时提出的观点——这些德国土耳其人究竟如何选择？而面对源源不断抵达德国的各国难民，这一问题只会越来越复杂。

奥格施泰因并不认为自由主义的观点能够站住脚，即“有两种文化背景的人会被单一国籍撕裂”。他以美国这个移民国家为例，说明国籍的选择与“历史、传统和根”并不必然构成矛盾。

在奥格施泰因看来，德国迄今为止在国籍问题上已经尝试了血缘原则、成年后再选择的出生地原则、双重国籍原则等各种方案，如今看来这些方案不是愚蠢，就是不成熟或者过于轻率。“着眼于未来的移民局面，我们需要再次改革国籍法。双重国籍仅保留给欧盟国家的公民，以便将来过渡为欧盟公民的身份。而未来的（德国国籍法）原则应该是：在德国出生的人自动获得德国国籍，而且仅获得德国国籍。”

奥格施泰因的文章引起了新闻界和民众的激烈争论。被奥格施泰因称为自由派的记者赫利伯特·普兰特（Heribert Prantl）就于 8 月 10 日在《南德意志报》撰文称“废除双重国籍是能够想到的最坏的主意”，单单这种讨论就足以造成伤害：有关双重国籍存废的讨论制造不安，撕裂社会，而且放大了德国土耳其人已有的“二等公民感”。“废除双重国籍肯定不是社会融入和民主的最好招牌。”

其他

联邦议员履历造假丑闻冲击德国政坛

德国电视一台“每日观察”7 月 20 日讯 社民党籍的联邦议员佩特拉·辛茨（Petra Hinz）在履历中造假数年居然无人查觉。这种事情怎么会发生呢？德国电视一台“每日观察”节目组通过调查发现：联邦议员的机制仅仅基于信任，而对于弄虚作假者缺乏真正的惩罚措施。

在德国，人们在求职时一般需要提供履历，以证明自己适合所申请的职位：医生需要提供从医资格证，手工业学徒需要提供职业教育证书，人文社科领域从业者需要提供学历证明。但是，要成为联邦议员需要提供什么呢？因为并没有专门为议员设置的教育项目。按照法律，原则上每个心理健康的成年人都可以成为议员。

但是，议院选举的选票上印着议员候选人的职业信息，以便选民更多了解候选人。如果该候选人果真能够当选议员，联邦议院也会公布该议员的职业履历。但是有人核查这些履历信息吗？佩特拉·辛茨大幅度编造履历的事件曝光，使得人们不得不就此提出疑问。她多年以来一直声称自己通过了高中毕业会考、大学主修的是法律专业，但这一

一切都是编造的。

很多人质疑：辛茨如何能做到编造如此重要的信息却无人发现？尤其她又担任联邦议员这种重要的职务？她当选议员 11 年来，曾任多个专门委员会成员。我们通过询问发现：联邦议院不认为自己应该负责核查议员的信息，相应的联邦议院党团也持同样的意见。

“联邦议员自己提供生平信息。所以，每一位议员应该自己为信息的正确性负责”，社民党议院党团发言人对“每日观察”节目说。至于这一程序“是否有更改的必要，（联邦议院）将进行彻底的讨论”。

原则上，所有的议员在选举期开始的时候都必须按照《联邦议员行为规范》填写一个所谓的“通告表”。议员必须提供以下信息：担任议员之前的工作情况，担任议员以后的兼职以及企业参股情况。但是，表格并不要求附上证明。

如果某位议员没有提供以上所需信息，或者弄虚作假，那么他（她）将依照《行为规范》受到警告或者罚款。联邦议院表示，这些信息只有“在受到质疑情况下”才会受到调查。“除此之外，联邦议院管理部门没有法律依据进行处理。”

辛茨此间已经通过律师宣布她将辞去议员职位。根据《联邦议员法》，她将获得过渡薪水，并将保留退休金，这是联邦议院发言人的回答。虽然辛茨是凭借捏造事实获得的议员职位，但这一情况并不能改变依据《联邦议员法》所做出的判断。

辛茨如果不主动辞职，应该是可以保留议员职位的。因为剥夺议员职位非常之难，法律门槛非常之高。即使辛茨被她所属的议院党团、甚至她所属的党开除，她也极有可能保留议员职位。因为德国《基本法》第 38 条规定：议员不接受任何指令，而仅仅听从自己的良知。

辛茨是在她所在选区——埃森——的社民党呼吁她辞去议员职位之后才宣布辞职的。埃森的社民党主席、北威州司法部长托马斯·库恰提（Thomas Kutschaty）说：“我们非常震惊，辛茨居然 30 年来一直编造履历欺骗我们。”

虽然竞选议员不需要高中毕业会考成绩或者大学文凭，但是候选人提供一个政界之外的职业身份还是有利于竞选的。德国消费研究协会（GfK）——德国最大的市场研究机构——一项调查表明：纯粹的政界身份最不受德国民众信任。仅有 14% 的受调查人表示“完全或基本”信任政界人士。与此相对：法律界人士如律师或法官获得的信任度高于 70%。最受信任的职业人士是消防员、卫生员、护理人员、药剂师和医生。

民众的这种倾向早已为某些政界人士在竞选中所利用。比如汉堡的社民党候选人郝克·瓦格纳（Hauke Wagner）去年称自己的职业为“卫生员”，虽然实际他的主业是经济分析师，当时是一家室外广告推销商的地区经理。“当我知道自己要参与竞选的时候，我就何种职业身份最受尊重进行了咨询”，瓦格纳告诉《汉堡晚报》，“答案是：消防员第一，卫生员第二”。然后他参加了两天的卫生员速成培训。《选举法》允许他这么做。如今他已当选汉堡州议员。

技术与经济

被动式节能房屋神话破灭？

《明镜》周刊 7 月 30 日第 31 期讯 被动式节能房屋（Passivhaus）真的胜过其他新建筑吗？威斯巴登城市住房建设公司 GWW 并排建了两座房屋进行日常使用对比试验。

其结果令人大跌眼镜。

在威斯巴登的新住宅区 Weidenborn 并排矗立着两幢一模一样的建筑：均为方形，5 层，各含 14 套公寓。但是其中只有一幢楼被认为是代表了未来发展方向：9 号楼的外墙安装了厚达 26 厘米的保利龙隔热保温板，三层玻璃的窗户绝对密封，楼内装有自动换气系统、中央热量交换装置。这就是所谓的被动式节能房屋，技术含量很高，隔热保温层和热量交换装置使得暖气几乎成为多余。而旁边的 7 号楼隔热保温层仅有 14 厘米，只配备普通的隔热玻璃窗和简单的通风系统，符合要求相对较低的 2009 年《能源节约规定》。

威斯巴登城市住房建设公司 GWW 想出了通过日常使用检测被动式节能房屋的方法。“通过实际使用，我们想弄清楚被动式节能房屋的高建筑成本和多出的费用是否合算”，GWW 的总经理赫尔曼·克莱默（Hermann Kremer）说。

为了获取更好的数据基础，GWW 还另建了两座对照建筑。该公司进行了两年的数据采集和对比。克莱默称分析的结果“相当令人冷静”：被动式节能房屋的取暖能耗虽然比对照房屋低了近三分之一，但是用电量远大于后者。全楼的全年公共用电量——非各公寓内部用电量——为 1.9 万千瓦时，几乎是普通对照楼房的 4 倍。这样一来，取暖的结余几乎被抵销掉了。“总的说来，被动式节能房屋实际没有任何优势。”

为了说明用电量，克莱默带记者来到被动式节能屋的地下室。在一间密闭的房间里，热量交换装置把室外的空气加热后，用泵输入严格保温隔热的各户公寓，其使用的热量则抽取自各户公寓使用过的空气。“这一切过程都需要用电。”

理论上，在取暖方面的节余应该大于多消耗的电力。但在实际生活中，居民的需求经常不同于设计师的假设：有人喜欢把起居室的温度调高 3 度，有人经常开窗，而这是模型计算所未见的情况。有的居民一直把耗电的换气装置开到最大负荷，因为他们觉得标准换气量不够。

达姆施塔特市被动式节能房屋研究所（Passivhaus Institut）致力于在国际上宣传由自己制定的被动式房屋标准。可以想象，该研究所并不欢迎上述对比试验结果。研究所判断，试验中的房屋换气系统需要“调整”。而且，居民也许需要接受如何运用被动式节能技术的培训。该研究所排除了对于被动式节能房屋的根本性怀疑，指出世界范围内对这一技术的兴趣日渐浓厚。法兰克福市甚至将之定为公共建筑标准，学校和医院将来必须采用被动节能技术。

但并不是所有人都认为这么做有意义。亚琛工大建筑和室内气候环境技术教授迪尔克·穆勒（Dirk Müller）认为，这一技术在单体独户建筑上或许可以发挥效用，前提是住户必须严格遵守技术要求。被动式节能技术不可能适用于所有类型的建筑。尤其学校建筑最好不要采用，穆勒认为。“教室在上课时会在瞬间涌进很多人，被动式换气系统会迅速超负荷，这样就必须打开窗户。”而且，墙壁隔热保温层也并不是越厚越好，只有靠墙面的 10 至 12 厘米那一部分真正起作用，其余保温隔热材料的效用则是下降的。

威斯巴登 GWW 的结论是：被动式建筑肯定不经济。按照他们的计算，两座试验节能房屋比普通的对照房屋每平方米平均造价高出约 220 欧元。“这些钱如果用来改造 1950 年代的旧房，会得到更大的能源节约效用”，克莱默说。而且，隔热保温层与换气系统会占用很大面积。GWW 称，试验用被动式节能屋比对照房屋少了 67 平方米使用面积。如果按照整个住宅区 800 户的体量估算，这意味着采用被动式节能建筑技术会占用 40 套公寓的面积。“考虑到人口密集地区住宅紧张的情况，这也是不建议采用被动式节能建筑的一个理由”，克莱默说。

法兰克福股指创年内新高

《明镜在线》8月9日讯 英格兰银行降息为德国股市带来了乐观情绪。法兰克福股指（Dax）升至年内最高值。

央行开闸放水使周二的证券市场一路向上。法兰克福股指上涨了 2.5%，达到今年的最高值 10692.90 点。Dax 甚至一度突破 10700 点。这是股指连续第 5 个交易日上涨。

其他多数欧洲指标也纷纷显著上涨。EuroStoxx50 指数上涨了 1.6%，达到 3029.18 点。

近期的股指上涨与英格兰银行的决定有关：后者宣布通过降息和回购债券以刺激经济。证券从业人员纷纷预计还会有其他的宽松政策出台，因为英国在做出脱欧决定后担心经济衰退。

英格兰银行的高管伊安·麦卡弗蒂（Ian McCafferty）在《泰晤士报》撰文称，如果经济形势进一步恶化，英国央行可能继续降息至零的水平。

德国银行在欧洲银行疲劳测试中严重落后

本刊据《法兰克福汇报周日版》7月31日讯 在欧洲银行疲劳测试中，德国商业银行（Commerzbank）和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排名接近垫底。

德国最大的两家商业银行在欧洲银行监管局的疲劳测试中排名严重靠后：德意志银行排名第 43 位，商业银行排第 45 位，而这次一共只有 51 家银行接受测试。测试的内容是这些银行如何应对经济急剧下滑或者不动产价格暴跌等局面。

不出大家所料，表现最差的银行是意大利的传统银行 Monte de Paschi。就在周五夜间，有关部门已经与这家处于严重危机中的银行就高达数十亿欧元的救助款项达成了协议。

除此之外，意大利银行在测试中的表现普遍好于专家的预期——而德国的银行则低于专家预期。“德国银行面临的疲劳风险，也就是对自有资金的负面后果，仅次于爱尔兰，即使是西班牙和意大利的银行也比德国的表现好一些”，普华永道的菲利普·瓦克尔贝克（Philipp Wackerbeck）表示。他警告欧洲的银行可能面临高达 200 亿欧元的资本缺口：“今年 12 月我们就会知道具体的情况，届时欧洲央行会和银行谈额外的资本需求。”

德国金融行业的诸多协会、总会却就这次疲劳测试得出了积极的结论：“即使在这种极其严峻的压力下，德国的银行也表现出了抗压能力。”参与测试的银行总裁纷纷强调自家银行如何如何健康。“我们既抗压，也不疲劳”，商业银行的风险业务总裁马库斯·克罗米克（Marcus Chromik）称，“我们即使在疲劳情境中最困难的条件下也保持了稳定”。欧洲央行的零利率政策拖累了所有的银行，使其核心业务受到威胁。“低息不利于银行，同时也无法促进经济”，德意志银行总裁斯图尔特·刘易斯（Stuart Lewis）批评道。但是他也强调：“我们银行是稳定的，收支是健康的，完全没有理由为我们担心。”刘易斯称测试成绩对于德意志银行来说是一个“不理性的结果”：“我们银行的资产质量是业内最高的，即使在坏账的情况下都表现得最好。”他还表示，德意志银行目前完全没有理由提高自有资本。“我们银行可以稳定地创造 40 亿至 50 亿欧元的利润，从而有机地获得自有资本。”

热点透析

德国的“暴恐七月”与政治的进退失据

本文是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8月2日为《文汇》(whb.cn)提供的专稿,就德国7月份发生的系列暴恐事件所引起的政治精英和民众的不同反应进行了分析,并对德国未来的治安形势、社会融入乃至政治发展做出了大胆预言。本刊刊发时文字略有改动。

刚刚过去的7月下旬,德国突然在一周之内因为接连不断的暴力和恐怖事件始终占据着国际媒体的头版位置:18日,一名17岁的男性少年在维尔茨堡的区间列车上执斧头和尖刀攻击并重伤数名旅客,凶手随后被警察击毙;22日,一名18岁的男性青少年在慕尼黑的奥林匹亚购物中心门前滥杀无辜,共射杀9人,随后自杀;24日,一名21岁的青年男子在罗伊特灵根用砍刀杀死一名孕妇,并砍伤5人;同日晚间,一名27岁的男子在安斯巴赫举办音乐活动的场地前引爆自制爆炸装置,炸死了自己,伤及15人。

爆炸、枪战、砍杀,血腥和死亡,呼啸的救护车、四散逃生的人群和如临大敌的国家机器:种种画面和消息足以颠覆人们对于德国社会和平、有序的惯常印象。那么,德国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德国社会和政界在震惊之余的反应如何?作为外部的观察者和研究者,我们会发现以下耐人寻味的现象:

何谓政治正确的观点?

首先,德国社会的“政治正确性”在主流媒体的报道和政界人物的言论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前文对于这些恶性事件的描述,即是模拟了德国主流媒体在事件发生后第一时间的报道口吻。敏感的读者不难发现,前文中没有提及凶手的国籍或族裔背景,更没有使用难民、外国人等字眼,然而事实是:维尔茨堡的凶手是来自阿富汗(或者巴基斯坦?)的难民;慕尼黑的凶手属于第二代伊朗移民;罗伊特灵根的凶手是叙利亚难民;安斯巴赫的凶手也来自叙利亚。如果看到这些信息,不安的普通民众很难不从中得出疑问:为什么对德国内部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的全是难民或外来移民?但是,这种怀疑所有的难民、乃至以偏概全怀疑外国人的观点显然有悖德国的“欢迎文化”——默克尔总理去年8月底凭借一句“我们能做到”,继而敞开国门无限额接受难民,激发了德国人多少左派自由主义的浪漫情怀!否定难民,岂不是否定了德国社会和政策的宽容?

因此,政治正确的德国主流媒体和政界就此展开的讨论与我们在国际媒体上看到的评论大相径庭:维尔茨堡的少年被认为是模范融入了德国社会,为什么会突然以“伊斯兰国”的名义实施恐怖行为?什么社会因素和心理疾病能使慕尼黑的少年成为杀人魔——而滥杀无辜是西方社会屡见不鲜的社会现象?他是种族主义者和极端右翼分子吗?罗伊特灵根的凶案动机属于感情纠葛吗?安斯巴赫的凶犯真是“伊斯兰国”的宣传机器所称颂的“圣战士”吗?最后,仅有维尔茨堡和安斯巴赫的事件被定性为暴恐行为,并与几乎同时发生的法国尼斯暴恐行为相提并论,需要政界和社会进一步做出反应、情报部门展开调查,但这两起暴恐事件中的恐怖分子均在去年难民潮爆发之前就已经抵达德国,于是这两人的极端化就与难民、穆斯林以及德国的难民政策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而暴恐行为是开放社会价值观的共同敌人。我们能够看到,谁也不愿意轻易涉及“年轻人、男性、难民、伊斯兰极端主义”之间可能存在的关联,从而被贴上不宽容、排外、右倾等政治标签。

谁政治不正确？

除了主流媒体和主流社会的态度之外，我们不能忽视网络空间和社交媒体等传统的民粹主义阵地。恰恰是在这里，舆论呈现出完全相反的情形：极度不安的德国民众普遍在这一系列暴恐事件中看出了某种从难民到外来移民融入所存在的共性，因而一反过去一年中对于难民的友好态度，猛烈攻击默克尔总理不作为的难民政策，呼吁从严对待难民以重建社会安宁。同时，与上述情绪性民间舆论类似的、不符合“政治正确性”的声音也出现在以下政治阵营和政治人物身上：以右翼民粹和排外立场获得颇高人气的德国选择党、巴伐利亚执政党基社盟（该党与默克尔领导的基民盟合称“联盟党”）、左翼党联邦议院党团主席萨拉·瓦根克奈希特（Sahra Wagenknecht）等。这是一个让德国政治观察者大跌眼镜的政治频谱组合。这说明，在经历了 2016 年新年夜科隆等地发生的疑似有北非和中东背景的青年男子在公开场合大规模性侵女性的事件之后，难民和外来移民问题已经逐渐具有分裂德国社会的潜力。面对如此罕见的恶性治安事件——科隆此间已经立案的至少有 8 起指奸和至少 1 起强奸——即使是最左翼、最自由主义的德国人也很难掩饰对于政府失职的不满。针对难民的话题，不同意见的对垒形式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左对右、保守主义对自由主义，而是横穿了不同的党派。这无疑加剧了德国政治生态的分化，使得传统的政党阵营区分被进一步模糊和弱化。

联合执政政党的难民政策破局？

德国的政治生态出现不可捉摸的发展，对于处于重重危机之中的欧盟当然不是什么好消息。尤其在英国脱欧成为定局、法国暴恐不断和经济不振的局面下，德国几乎已经成为欧盟唯一的支撑性力量。那么，德国政府和政界会任由当前的治安局面以及沸腾的民意恣意发展下去吗？

虽然是联合执政的政党，巴伐利亚州的基民盟却坚决与联邦政府唱起了反调。究其原因，倒也不难理解：维尔茨堡、慕尼黑、安斯巴赫都地处巴伐利亚，因此巴伐利亚州政府必须马上行动起来。此间政府甚至“杯弓蛇影”，考虑在今年的慕尼黑啤酒节期间禁止使用双肩背包——慕尼黑和安斯巴赫凶徒在行凶时都以双肩背包携带弹药！26 日，基民盟主席、巴伐利亚州州长泽霍费尔宣告围绕难民政策争论的短暂平静期“已然结束”，巴伐利亚不需要再受“呼吁审慎的人的影响”，而要在安全政策方面采取“非常、非常坚决”的“强力”措施：加强警力装备；严格边境检查，“不存在开放边境的政策”；更快的遣返措施，“连遣返回危机地区也不应该是禁忌”；监控难民营；联邦国防军可以在国内发生暴恐事件时协助警察；延长个人信息存储期，以及监控邮件。不难想象，这些政治要求将在相当程度上突破德国现有政治制度的框架。而且，泽霍费尔表示，未来再也不会为了维护联合政府的和气而支持默克尔的难民政策。

“我们能做到”？！

默克尔，这位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女性，能够继续保持沉默、冷静观察、择良策而从之吗？德国政治观察者无不熟悉她的一贯执政套路。但是良策在哪里？全面回应巴伐利亚州的呼吁从而否定自己此前的难民政策、顺应民粹主义的向右转趋势吗？为默克尔带来最大国际声望的难民政策，会不会因此成为她的政治生涯的终点？

令人意外的是，默克尔虽然打破了沉默，中断了休假，在 7 月 28 日提前召开联邦

新闻发布会，但她更多地是向民众传达了“一切照常”的镇定，并没有从根本上解答民众对于公共安全的担心。她所提出的所谓“九点方案”也多属“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技术性应对措施，其中成立解密邮件的专门机构、联邦国防军和警察共同进行反恐训练、建立难民极端化预警机制等措施也算不上最近的决定。默克尔的基本立场依旧是按兵不动，在价值观和道德的层面上谴责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暴恐行为：这些暴恐分子出自难民，而他们“前来德国是为了寻找——或者号称寻找——保护的”，“凶手在嘲讽收容了他们的这个国家”，德国面临的是全球化时期的“历史性挑战”，即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暴恐行为。人道的难民政策没有错，“我今天和当时同样坚信：我们能做到”。

把德国的政治和社会问题上升到普遍意义的高度，也许能够令人从更深层的意义上思考问题表象背后的内在机理，但是仅仅以口号谴责暴恐行为、借刻意的镇定回避文化冲突和社会融入等话题，无论如何都只能算作权宜之计。也许正如默克尔在新闻发布会上所承认的，就追加何种措施是必须的做出最终判断可能“为时尚早”。德国政府和政界显然缺少一个整体性的难民政策解决方案以及基于外部冲击的新型社会共建共识。从这个角度看来，过去一年多的难民潮给德国社会和政治带来的冲击只是刚刚开始——希望这不是一个悲观的预言。

（作者：胡春春）

《德国快讯》信息均来源于德国相关媒体，除特别注明外，欢迎转载。但敬请在转载时注明由本刊提供。

《德国快讯》半月刊
每月 10 日、25 日出版
2016 年 8 月 12 日 本期为合刊
<http://dgyj.tongji.edu.cn>
<http://german-studies-online.tongji.edu.cn>

编辑出版：《德国研究》编辑部
责任编辑：胡春春
地址：200092 上海市同济大学
电话：65980918, 65983997
E-mail: dgyj@tongji.edu.cn